

「三士道」思想對近代漢傳佛教的影響與發展

——以《廣論》與《成佛之道》為探討中心（二）

本文榮獲九十六年度太子建設獎學金

◆曹郁美（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四、太虛、法尊、印順事略及其情誼

太虛大師（1890—1947）一生為致力佛教現代化奔走，以提出教理、教制、教產的改革而著稱，是民國以來振興佛教的重要人物。同時，他對於培育僧才向來不遺餘力，法尊與印順便是他極為賞識的青年學僧，日後亦網羅於他所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中^{註1}。

一位長老，兩位學僧，在動亂的年代（中日戰爭期間）擦出互會的火花。印順在自述中說

道：「我出家以來，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虛大師（按，指太虛）而外，就是法尊法師」，可知他們三人雖無嫡傳關係，互動也不一定密切，但有惺惺相惜之義。

平心而論，太虛是一位行動家而非思想家，學術探討並非他的專長，但卻經常以先進的觀念啟迪後人，例如：1930年提出的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之主張^{註2}，即與宗喀巴的三士道思想不謀而合。而此時《廣論》尚未譯出，可見太虛之不凡見識。

所謂「五乘共法」相當於下士道，「三乘共法」相當於中士道，「大乘不共法」相當於上士道。太虛說道：

……昔宗喀巴大師整飭西藏之佛教，與吾在中國提倡者，有相同之三義焉：一關於教理行果方面者，以三士攝五乘，下士纔止人天，中士則由人天而止聲緣，上士則以人天聲緣為自行階梯，化他方便，經菩薩行而至佛。綸貫以善知識之教授教誡，則皆為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之善巧法門。……

余昔於佛學概論，明因緣所生法為五乘共法，三法印為三乘共法，一切法實相至無障礙法界為大乘不共法；……今雖未能獨崇密宗，欣睹三士道總建立之典要，乃特提出以申論之。……福德資糧則人天俱攝，智慧資糧則聲緣相

協，律及經論皆所依止，僅取一分不成菩提。

意思是說，「因緣所生法」（即緣起無我觀）乃五乘人（人、天、聲聞、緣覺、菩薩）所應共同具備，無此則不能解脫生死；「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則是三乘人（聲聞、緣覺、菩薩）所應共有，得其法要方能領略寂滅之樂；而「實相觀」、「法界觀」——觀諸法之中道實相、體證萬法遍一切處而無礙，乃大乘不共法，惟菩薩乘所獨具。如此，把五乘法、三乘法、大乘法以「共」與「不共」的思惟給予貫串，不但與《廣論》契合，日後亦成為印順撰述《成佛之道》的藍本。

在太虛發表此番見解的五年後，《廣論》由法尊法師（1902—1980）譯出。

1925年，法尊受到大勇（太虛之弟子）的啟發，以及讀了唐·義淨的《南海寄歸傳》深受



感動而發願效法前賢西行求法，乃入藏九年，致力於佛典的翻譯。其作品計有：由藏文譯成漢文的佛典二十七部，尤以格魯派學說為主，為後人欲了解宗喀巴的思想奠定了基礎；另有由漢文譯成藏文的《大毘婆沙論》兩百卷，以及個人著作二十八篇^{註3}。總之，若論法尊法師對於漢藏文化的貢獻，梅靜軒如是評論：「……特別是法尊譯出幾部重量級的中、後期中觀學作品，如《七十空性論》、《入中論》及《入中論善顯密義疏》等，為向來只知初期中觀的中國空宗研究，開啟了一條光明的路徑」^{註4}，可說是中肯之論。

至於另一學僧印順，更是近代佛學思想界的泰斗，在他的青年時期已經嶄露頭角。印順比法尊小四歲，兩人於1938年相逢於四川重慶北碚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二人究竟有何交集？從印順的自述中可得知一二：

最初的一年半中，……法尊

法師給我很多的法益。……我為他新譯的《密宗道次第廣論》潤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就去問他。……他對我的見解，當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終是友好的。……

自從在漢藏教理院，遇到了法尊法師，才覺得有同學之樂。法尊法師是我的老學長，讀他從藏文譯出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辨了義不了義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現觀莊嚴論略釋』，月稱的『入中論』等，可說得益不少！……由於我的請求，（法尊法師）譯出了『七十空性論』。……他的思想，已經西藏佛教化了，與我的意見，距離得非常遠，但彼此對論，或者辯詰，從沒有引起不愉快，這是值得珍視的友誼！



如此，法尊與印順透過彼此所學，望見了更寬廣的窗外視野；這樣的「學友」關係令人稱歎！不過兩人究竟有何見解上的不同，為何「彼此的距離非常遠」，在「自述」中並未明說，倒要由印順的其他著作中得知。

五、印順法師的《成佛之道》

關於《成佛之道》一書的寫作過程是這樣的：神州變色之後，印順隨政府遷台，法尊則滯留大陸，晚年逝於北京。1954年印順首度於台北善導寺共修會編頌、宣講《成佛之道》，此時只有偈頌而已。1958年印順擔任新竹女眾佛學院（設於壹同寺內）院長，再度為學生宣講，並為偈頌寫下簡要的長行解說。次年本書全部脫稿，又於次年（1960）正式出版，印順時年五十五歲。

另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印順的巨著《中國禪宗史》受到日本學術界的驚嘆，當時執教於大正大學的佛教學者，高齡七十餘

的牛場真玄來函徵求印順同意，將本書譯成厚達一千多頁的日文著作，同時積極奔走，以本書的成就向大正大學申請授予印順博士學位。1973年本案正式通過，但印順因健康關係不克出席，代表印順上台領取大正大學博士學位的不是別人，正是今日法鼓山的創辦人聖嚴法師。聖嚴回憶那段過程說：

「牛場先生第一次看到導師的著作《成佛之道》時，就對中國擁有如此功力深厚的學問僧，感到無比欣喜讚嘆。」

牛場對印順的賞識竟然肇始於《成佛之道》，可知本書不但風行國內，亦受到國外人士的注意，牛場教授惜才、愛才之情，於此可見。

本書的寫作形式是以偈頌體裁加上長行解說構成，偈頌部分共計195.5頌（四句為一頌），全書近二十萬字；筆者製表略敘內容，並與宗喀巴的《廣論》對照如下：



排 序	章 名	長 度	內 容	備 註 (與《廣論》相當處)
第一章	歸敬三寶	17頌		
第二章	聞法趣入	12頌		相當於「道前基礎」
第三章	五乘共法	29頌半	1. 建立正見 2. 深信業果 3. 修五戒十善	相當於「下士道」
第四章	三乘共法	48頌	1. 起厭離心 2. 觀四諦、緣起、三十七道品 3. 求解脫樂	相當於「中士道」
第五章	大乘不共法	89頌	1. 菩提心相應 2. 慈悲為上首 3. 空慧是方便	相當於「上士道」

表三：印順法師撰《成佛之道》內容大要

以上是《成佛之道》的大致內容。總體而言，本書有幾個特點：

第一，印順除了採下士、中士、上士之名詞，有時還會用下品、中品、上品類似淨土宗「九品」之說。而於第二章「聞法趣入」以及第五章「大乘不共法」中，以這樣的偈頌拈出主題，呼應了宗喀巴的原意，頌云：

下求增上生，現樂後亦樂。
中發出離心，涅槃解脫樂。
最上菩提心，悲智究竟樂。

下士為己施；中士解脫施；
利他一切施，是則名大士。

第二，本書採取太虛大師的分類方式，把成佛的歷程分為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

的三大區塊。一乘、三乘、五乘畢竟是中國人慣用的語詞，「乘」（yāna）表車乘負載重物之多寡，象徵修行層次之淺深，也是眾生通往「成佛之道」的途徑。

第三，由於重視「乘」字，故而印順屢屢借用《法華經》會三歸一（三乘同歸一乘）概念作進一層的詮釋，並嘉許「共」與「不共」的思想係漢藏智者（應指宗喀巴與太虛）的正見。書云：

所以在佛法中，「依上」士法，「能攝」得中下士法；依中士法，一定能攝得「下」士法。如《法華經》中說：二乘為三百由旬，大乘為五百由旬。然五百由旬中，就含攝得三百由旬；三百由旬，就是五百由旬的中站。……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稱下士法為共下士道，中士法為共中士道。這一『共』字，就是漢藏智者不謀而合的正見，也是相依相攝的標幟。

把「共」字解釋為「相依相攝」，乃因「三士」有互依性、相容性，就如同行走三百由旬、五百由旬的關係一樣。若無三百，必無五百可言；但若停滯於三百，如何能達到五百？因此法師在偈頌中說：「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攝下」，即是此意。

第四，印順受太虛的影響尤甚於宗喀巴，可舉一事為例。在《廣論》的「下士道」中有四大要點，第一要點即是「念死無常」（參見本文表二），然而印順卻不同意。他說：

宗喀巴大師……他說的共下士法，把「念死」作為入道的要門。……虛大師深入佛乘，獨具隻眼……著重熏修十善正行，不廢世間資生事業，依人乘正行而趣向佛乘，而不以厭離（如念死）為初學的法門。

太虛提倡「人生佛教」，印順提倡「人間佛教」，並親撰佛



陀傳記《佛在人間》（妙雲集下編），即是廣宣行菩薩道者不可棄離人間，否則有違大乘精神。印順云：「……生死性空，涅槃性空，在空性平等的基點上（無住涅槃），才能深知生死是無常是苦，而不急急的厭離他；涅槃是常是樂，是最理想的，卻不急急的趣入他。……於是悲心內發，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而行菩薩道。」可知印順對於「念死無常」是不能接受的，在《成佛之道》的「聞法趣入章」以：「離彼三塗苦，不生長壽夭；……生死流轉中，人身最難得」，「五乘共法章」又詳敘流轉五趣之苦而不強調「人身」之苦，都暗示了唯有生生世世行菩薩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才是發心之要，成佛之機！

第五，正因為特別注重大乘菩薩道，故而印順撰寫「大乘不共法章」幾乎佔了全書將近一半的篇幅。其內容除了發揮他所擅長的般若學之外，另就唯識思想、淨土思想、如來藏思想、

（《華嚴經》）十地思想等，以偈頌與長行分別作了扼要的說明，這也正是印順最重要的「大乘三系」學說——把大乘佛教分成三大區塊：性空唯名、虛妄唯識與真常唯心，算是獨屬於他自己的「判教觀」，也是他有別於前人的創造性詮釋，藉著八十九個偈頌傳達出來。其中性空唯名系多依龍樹的《中論》而發揮，虛妄唯識系則本於《解深密經》，真常唯心系則依於《楞伽經》。以下摘錄幾段偈頌，以知一二：

菩薩之所乘，菩提心相應，
慈悲為上首，空慧是方便。

……

諸法因緣生，緣生無性空；
空故不生滅，常住寂靜相。

……

無始習所熏，名為阿賴耶。
由此有生死，及涅槃證得。

……

佛說法空性，以為如來藏。
真如無差別，勿濫外道見！

……

菩薩所修道，三祇歷十地。
頓入與漸入，隨機有差別。
……

第六，本書撰寫至「大乘不共法章」（即第五章）就整個結束，絕無《廣論》之後的重要教示：建立清淨正見、修習奢摩他與毘鉢舍那、進趣密乘。依筆者揣測，應是印順認為掌握大乘不共法就是掌握佛法全體，其餘均屬多餘之故。

關於這一點，反對、批判印順者亦不乏其人，例如：如石法師就批評他老人家「不曾提供（人間佛教）一套具體的修行方法……，不關心究極的解脫與修

證。」溫金柯亦云：「（印老的人間佛教思想）比較重視利他精神，而較不重視修證。」此言一出，又有昭慧法師、江燦騰等人的反擊，等於掀起了小小的論戰。

不過若單純就《廣論》與《成佛之道》的整體架構言，前者以一半篇幅在闡述「止（奢摩他）」與「觀（毘鉢舍那）」，後者則以「大乘不共法」（即菩薩行）就告終了，筆者認為如石所評並不為過。據筆者對印順作品的了解，修行實踐（例如：止觀、念佛、禪定）的實際操作（所謂的方法學）是印順向來不強調的，在他認為，體認空性慧、實踐菩薩道就是最好的修行。㉞（待續）

註1：抗戰勝利之後，太虛組織了研究會，以培養學僧為高等弘法人才。本會下設四組，西藏佛學組主要研究宗喀巴的學說，其他各宗派經論為輔，由法尊指導；印度佛學組則依《阿含經》為主，以其餘小乘部派及大乘空識顯密為伴，由印順負責；中國佛學組由葦舫指導；現代佛學組專研太虛的著作學說，民國以來各家著作為伴，由塵空指導。見梅靜軒，「民國以來的漢藏佛教關係(1912-1949)——以漢藏教理院為中心的探討」，《中華佛學研究》第二期；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8年3月1日。

註2：見《太虛大師全書》中之《佛法概論》一書。

註3：梅靜軒，「獻身譯經事業的法尊法師」，台北，《慧炬雜誌》419期，1999年5月1日。

註4：梅靜軒，「民國以來的漢藏佛教關係(1912-1949)——以漢藏教理院為中心的探討」，《中華佛學研究》第二期。